

增補資治通鑑

第二函
五十五冊

蘇子瞻

PDG

新刊趙甲子凡義生先編纂古本歷大方綱鑑補卷三十一

○唐紀

中宗皇帝

名顯高宗太子即位後為母武后廢為廬陵王居房州十四年賴張柬之等迎還位五年崩壽五十

五○帝久罹幽辱備嘗險阻一旦得志荒淫不悛親遭母后之難而躬自蹈之所謂下愚不移者也

附則天順聖皇后

名嬰僭位二十一年壽八十一歲○乘唐中襄攘竊神器在用酷吏屠害宗文毒流

禍慘矣

甲申嗣聖元年

一月睿宗文明元年九月大后光宅元年

正月立妃韋氏為皇后擢

后父立貞為豫州刺史

為汝寧府屬河南道

劉仁齋曰

愚按文公感懷詩曰晉陽啓唐祚王明紹巢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麗聚瀆天倫牝晨司禍凶乾綱

一以墜天樞遂崇崇淫毒穢宸極虐焰燔蒼穹向井狄張徒誰辨取日功云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比容

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州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羣蒙又按尹氏日昔范氏祖禹修唐鑑取法春秋黜武氏之號繫嗣聖之年而

伊州
太史公說

萬善開章

綱目擊嗣

案而點光

通鑑則本之唐史列武氏於本紀即以光宅紀元自是盡用武氏之號今朱子綱目止以嗣望紀年終武氏世者蓋中宗國之正統武氏無故廢之甚至革命易姓無異莽操所為然天下猶唐之天下武氏安得而絕之繫嗣聖而黜光宅所以扶三綱立人極示天下以正大之義使後世亂賊之徒無以自立於天下耳愚讀朱子之詩與尹氏之言益以王先生之所命為尤信故敢作僭而正之云耳

武氏竊神器已非朝履立之謀固不俟中宗失言而後定然中宗嗣位日淺他務未遑取次官后父且輕視以天下與人為怒時泄憤語其父子晷間如出一蠅而受制房帷之病亦見端于此矣

綱二月太后廢帝為廬陵王立豫王且立承平王戒器為太子廢太孫重照為庶人

中宗欲以韋立貞為侍中裴炎固爭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韋立

貞何不可而惜侍中裴炎懼白太后密謀廢立是月戊午太后廢

中宗為廬陵王廬陵合改為吉安府幽於別所立豫王且為皇帝政事決於

太后居睿宗於別殿睿宗即豫王也中宗之弟不得有所豫

胡致堂中宗之廢者往但知立貞為政往歸咎武氏而不知事起裴炎

不為唐室之禍罪不止於廢君而已也以啓革命屠戮必與已分權不若倚后為重而

綱九月甲寅太后改元及服色官名○目改元號光宅旗幟皆從金色

書法

金土子也書改服色見其欲代唐之意

裴炎諫武氏立七廟

綱太后立武氏七廟○目武承嗣請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廟太后從之裴炎諫曰太后母臨天下當示至公不可私於所親獨不見呂氏之敗乎事當防微杜漸不可長耳太后不從

裴炎戒防微杜漸

胡致堂曰

哀哉裴炎之愚也人主一言之失即勸女主廢之而戒以防微杜漸事尚有微漸於廢君者乎

李敬業起兵楊州

綱英公李敬業起兵楊州太后遣將軍李孝逸擊之○目時諸武

用事唐宗室人人目危衆心憤惋會眉州刺史英公李敬業及弟敬猷唐之奇駱賓王杜求仁魏思溫各坐事遭貶皆會於楊州各自以失職怨望乃謀作亂以匡復廬陵王爲辭思溫爲之謀主於

宰相之過

不知所之

偶乎

不偶猶言不遇也

遣大將李孝逸將兵以討敬業

按唐書敬業敗賓王亡命

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

又曰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見檄問曰誰所為

一抔之土未乾

一抔曰抔土指墳墓也士未乾謂高宗葬未久也

六尺之孤何在

蓋指言中宗也

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又曰

府旬日間得勝兵十餘萬移檄州縣略曰偽臨朝武氏者包藏禍

是驅囚徒工匠數百授以甲遂起一州之兵復稱嗣聖元年開三

發明

廢君天下之大惡人神之所共憤天下得而討之也敬業為是兵其名正矣然曷不書討敬業等本以失職怨望

非真有

心故書箭書起兵姑即此以正

非而非以是予敬業也

袁了凡曰

駱賓王首事信草草然偽臨朝一檄顯揚逆賊暴之日中歎派之啤褫矣亦博浪之一椎也哉余悲賓士

魏思溫說
李敬業

金陵有王
氣

之才將馳動功名之塗鼓行而前孰禦而卒連遭以沒蓋軌
奇介之士也所上裴吏部書乃掩掩目託於徐元直李合
伯之流蓋義謁然斯豈慷慨一節者且其言曰義七
期平貞夫於孝子既不能推心以奉母力焉能死節以
孝人然則公蓋天性忠孝而其所立固已素矣

綱太后殺侍中裴炎以騫味道為內史李景諶同平章事

綱李敬業取潤州李孝逸擊殺之○目初魏思溫說李敬業曰明

公以匡復為辭宜帥大衆鼓行而進直指洛陽則天下知公志在

勤王四面響應矣薛仲璋曰金陵有王氣且大江天險足以為固

不如先取常潤以為定霸之基然後北向以圖中原進無不利退

有所歸此良策也思溫曰山東豪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聞公

舉事皆蒸麥為糧伸鋤為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勢以立大功

乃更自謀巢穴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從將兵攻潤州李

天下安危
在茲一舉

孝逸軍至臨淮戰不利御史魏元忠曰天下安危在茲一舉今大

軍久留不進萬一朝廷更命他將以代將軍將軍何辭以逃逗撓

之罪乎孝逸乃用元忠策先擊敬猷走之進擊敬業因風縱火敬

業大敗孝逸追斬之

陳獄論曰

敬業若能川魏思溫之策直指河洛專以匡復為事亦忠義在焉而妄希金陵王氣是直為

敬業不能
用思溫之
策

叛逆不
亡何待

胡致堂曰

元忠智謀誠可為世用而不知所以自用用於女主待價而沽者也其言曰天下安危在此

一舉使敬業而敗則武

氏愈安何繫於唐室然則將不令孝逸拒之乎曰君子見幾而去

淳弘道之間自晦而去

上也不俟終日元忠誠有遠見宏略者永矣然位未高而龍祿淺

袁了凡曰

性老不忠不義容易一言負人附托禍敗人國家

領身然忠臣死何意

子矣何燕泉謂李以覆宗之禍踴勸死才十一年謂天之報應

帝在均州

綱

乙酉

三年

春

三月

帝在均州

月

帝在均州

嗟夫使天報惡逆率以
舉為祖父不報耶
家之孝子
也浸淫殆
氏以
惡勛可

合子則世之子孫為善不幸而罹禍
而首鼠草間全軀保妻子之臣且反為

書法

每歲首必書帝
所在存正統也

尹遂昌曰

言季氏逐其
中宗然綱目

君春秋每歲必書公所在今武氏既廢
猶書帝者不武氏之廢也每歲必書

帝之所在者本春秋之
法也或曰前已書太后廢帝為廬陵王
立豫王且矣今此所謂
帝者得非豫王和曰非也何以知之以
下書歸政豫王且知之
也夫書法之嚴本諸春秋固已明白至
於書所在或恐疑為豫
王故不得不為之辨以告後之君子

印文莊曰

按唐史臣沈
既濟謂魯昭公之出春秋書其君曰公
出乾侯君雖
失位不敢廢也每歲之首必書中宗所

居紀稱中宗而事述武
后范祖禹作唐鑑非唐書列武后於本
紀故繫嗣聖之年於武
后之號綱目本比二說於每歲甲子下

大書嗣聖之年分註武
氏年號於其下終武后世每歲書帝所
在而武氏行事則以太
后書之可謂萬世之高見矣說者謂天

無二曰民無二王一國
不容有兩號武氏既革唐為周有周則
無唐無唐則無帝矣而
帝與周同書豈得無窒礙乎且是時武

無二曰民無二王一國
不容有兩號武氏既革唐為周有周則

無唐無唐則無帝矣而
帝與周同書豈得無窒礙乎且是時武

后既廢中宗立睿宗睿宗雖擁虛器武后未嘗明廢之也書帝
在其處而不著其名則混而無辨矣况魯昭公乃列國之君是
時未有所立也中宗即位僅一月即立豫王為皇帝改元文明
別有年號昭公雖次於外季氏專國猶虛其位以待之不敗
會未幾時武氏自御正朝行人君事全於九月又改元光宅焉
明年又有垂拱之紀則是中宗既廢之後別立君矣屢改元矣
所謂嗣聖之號僅有再閱月之稱若仍以其年次第書之則是
假辭以立義非紀實也史綱於國中書唐字而於其下分書武
氏之年以見是時天下雖專制於武氏而實唐之天下雖曰唐
之天下而所以專制之者實武氏也及乎每年帝在之書必著
其名而使人無疑中宗於睿宗如此則義得其正事不沒其實
賊后之罪既得以暴著於天下君臣之義又得以昭明於後世

綱目

三月太后遷帝於房州

房州唐之州名今湖廣襄陽府廬陵縣

五月太后制百官及百姓皆得自舉

書法

書議

此盡矣

胡致堂曰

武后之詔不足論矣而陸宣公通達治體者也乃引

以為美談曰當時有得人之稱累朝頗多士之用何也此為德宗猜已而後

其有各開南齋 寧憂乏才何必廉恥之道乎

太后以僧懷義為白馬寺主○懷義得幸於太后太后以為白馬寺主出入乘御馬朝貴皆匍匐禮謁武承嗣三思皆執僮僕之禮以事之懷義多聚無賴少年度為僧縱橫犯法人莫敢言御史馮思昂屢以法繩之懷義遇諸塗令從者毆之幾死太后託言懷義有巧思使人宮營造補闕王求禮表請闕之庶不亂宮闈表寢不出後蘇良嗣為相遇懷義於朝堂懷義偃蹇不為禮良嗣大怒令左右批其頰懷義訴於太后太后曰阿師當於北門出入南門宰相所往來勿犯也

書法書太后以醜之也

南牙宰相所往來

袁了凡曰

蘇良嗣高宗時遷荊州長史帝遣宦者採帷竹江南將時上苑宦者所過縱暴荊州良嗣因乏上書言狀

帝下詔慰獎取竹棄之武后時遷文昌左相命左右批薛懷義之頰二事皆人臣之所難而良嗣能之其挺挺伸其剛烈直往而不撓真古大臣風面史稱當世恨其少學蓋求之備矣豈亦太史公評申屠嘉無學術始與蕭曹陳平異者耶

帝在房州

丙戌三年

太后垂拱二年

春正月帝在房州

三月太后置銅

匱受密奏

○鑑太后命鑄銅為匱

朝堂四匱塗以方色青曰

延恩在東赤曰昭諫在南白日申寃在西黑曰通立在北置之朝堂以受天下表疏時太后自

徐敬業之反疑天

下人多圖己又自以久專國事內行不正知宗

室大臣怨望心不

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

如今告計之類

有告密稱旨者則

不次除官於是告密者蜂起胡人索元禮因告

密擢為游

令按制獄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

人又周興來俊臣之徒效之紛紛繼起共撰羅織經數千言

撰告密羅織經

或倒懸石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

陳子昂說

外異此數

虎狼

鹿臺正字陳子昂上疏曰臣聞隋之

以承之皆

絕其首或以醋灌

鼻每得因輒先陳其械具

教其徒網羅無辜中

子昂文士陳泰方

末代天下猶平楊

玄感作亂不踰月而敗

天下之弊未至土崩煬

氏歸朝而以興立

帝不悟專行屠戮

大窮黨與遂至殺人如麻

流血成澤天下靡然

有山出於

九月有山出於

新豐

雍州言新豐縣東南有山踊出太后

慶山

改新豐為慶山縣

江陵人俞文俊上書言天氣不和而寒暑併人

氣不和而疣贅生

疣贅肉外之餘肉

地氣不和而地阜出

聚土曰阜今陛

下以女主處陽位

反易剛柔故地氣塞隔而山變

為災陛下謂之

慶山臣以為非慶也伏惟側身脩德以答天譴不然禍今至矣太

后怒流之嶺外

歌敢史德美者盈路

太后以狄仁傑為冬官侍郎。仁傑為寧州刺史御史郭翰巡察隴右入寧州境耆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翰表薦之徵為冬

官侍郎

丁亥四年太后垂拱三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四月太后以蘇良

嗣為西京留守。時尚方監裴匪躬檢校京苑將囑苑中蔬果

以漁其利良嗣曰首公儀休相魯猶能拔葵去織婦未聞萬乘之

王囑蔬果也乃止

太后殺同三品劉禕之。禕之竊謂舍人賈大隱曰太后廢

昏立明安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之太

后不悅或誣禕之受金太后命王本立推之本立宣敕示之禕之

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爲救

禮之不知害成之戒

此則宰相之言

罷御史監軍

將膺國寄勝助功
弄筆之旨可令人
旁掣肘武氏罷
御史監軍不當以

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爲救太后怒賜死禕之初下獄睿宗爲之

上疏申理親賀之禕之曰此乃所以速吾死也臨刑沐浴神

色自若草謝表立成數紙

胡致堂曰

禕之受知武后位爲宰相有所見而陳之可也况返政大議乎而與人言之不知害成之戒也雖然不經

鳳閣鸞臺何名爲救

此則宰相之言也

九月號州人楊成初矯制募人迎帝於房州太后殺之

書法

矯制者其書何予之也武氏廢帝非義也迎帝復位義也書誅則何以勸義故此書殺之然則其必書矯何以爲果

義也雖與權可也綱目勸義之意深矣

十月太后罷御史監軍○太后欲遣韋待價擊吐蕃韋方質

奏請遣御史監軍太后曰古者明君遣將閭外之事悉以委之比

聞御史監軍軍中事皆承稟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責其有

功遂罷之

入廢言乃開元反正於則天政事多所變更并監軍亦復舊制其復浸至委任郭璠匪惟矯枉過正且變本加厲以胡寅以智術予武氏而不推究宜與兵荒弊尚論未為扼要

胡致堂曰

武后不置監軍可謂法矣自明皇肅代德憲皆不免勸四海奇才碩德皆不能出其籠絡豈偶然哉

戊子五年

太后垂拱四年春帝在房州

二月

太后毀乾元殿作明堂○國初太宗高宗之世屢欲立明

堂諸儒議其制度不決而止至是太后獨與北門學士議其制諸儒以為明堂當在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太后以為遠毀乾元殿以其地為之

書法

武氏堅冰之坤以陰代陽乾元之號非其意明矣於是議立明堂因行其計毀乾元殿以其地為之綱目書曰毀乾

元殿作明堂誅心

仁傑獨撰四祠

河南巡撫大使狄仁傑奏焚淫祠○仁傑以吳楚多淫祠奏

焚共一千七百餘所獨留夏禹英太伯季札伍員四祠

徐氏曰

當伯也主常陽人亂鬼亦亂矣如夏禹定傳子之義大禹讓國之風伍員茂復初之烈殆與梁公為唐

之心有當者故留之用意亦淵矣及妖后肆虐唐祚如髮公從容帳轉於姑好母子執親之問而潛收五龍夾虞淵之日以洗光咸池自非亦心之純至者其孰能於北朝底績哉君子曰忠孝一根也仁傑反周為唐之功當在太行山一片白雲中來

綱八月琅瑯王冲越王貞舉兵匡復不克而死太后遂大殺唐宗

室○目太后潛謀革命稍除宗室因韓王元嘉等謀舉兵匡復唐

室太后遣將軍丘神勣等擊殺之初越王貞將起兵遣使告壽州

趙瓌妻常樂長公主謂使者曰李氏危若朝露諸王先帝之子

不捨生取義欲何須耶大丈夫當為忠義鬼無為徒死也及貞敗

太后欲悉誅諸王命監察御史蘇珣按之無驗太后召詰之珣抗

論不同太后曰卿大雅之士朕當別有任使此獄不必卿也使周

大丈夫無為徒死蘇珣抗命不同蘇珣大雅之性

狄使君活

仁傑力加

後世必謂
察無人
忠臣義士
之勸

興等按之於是收韓王元嘉魯王靈夔黃公譔常樂公主於東都
追使自殺時狄仁傑為豫州刺史貞黨以當坐者六七百家當籍
沒者五千口仁傑密奏彼皆誑誤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道過寧
州寧州父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邪相携哭於德政碑下三
日而後行張光輔將士恃功多所求取仁傑不之應光輔怒曰州
將輕元帥耶仁傑曰明公縱將士暴掠殺已降以為功恨不得尙
方斬馬劍加公之頸雖死如歸耳光輔歸奏之左遷仁傑復州刺
史

尹遂昌曰

武氏亂唐人神共憤冲等身為宗室倚皆坐視弗恤
後世必謂秦無人如其舉義不克則同死社稷豈不
猶勝於坐受屠戮者乎書法若
此亦所以為忠臣義士之勸也

丁南湖曰

直書太后殺除宗室則如宗室之有罪又似李唐之
無人非良史也故綱目改書曰琅琊王越王舉兵枉